



厚岡文集卷十八

書 申啟附

萬載李榮陸奠基甫

奉川

淮

悔軒彭世元

璞齋龍瑜



覆魯學師厚畬

出都持兩造貴寓都為閹人所給貴縣喻屆年曾為致意不知得
達左右否也中間聞有交親之戚間關數千里持歸古誼極可敬
敝邑學徒佇望足音日月以冀想先生無意為師而人自注仰誠
足於已之驗也寡昧無似比亦欲出門同人但雙親在喜懼未便
長年遠遊玉山之役愧未承命別有請者夙知懷玉靈山龍虎俱
在此邦數百里地他年遊履所經得預訂賢地主非時指導幸矣

厚同文集 卷之八
乍寒惟珍重開春履榮拜迓在卽諸不叙癸未

啓 袁筠齋先生

九夏拜別倏履開春麗矣神京恩光普洽仰惟慶履與口俱躋老先生碩德雅度朝列所推不啻鄉邦之望而已榮某無似犇疲半生兩造都門迄於無就執事以晚進之故飲食教誨久存銘佩常期憤發攻苦以少資時用而才旣莫逮病復相攻如何如何入山以來袞袞貸問更無刻停紀綱必能引述闕問已久心愧難言因便叩安呵毫不盡甲申

謝易太初教諭

雪久乍接晴和想講授之餘春風滿座吾兄淵博夙著靖士獲此師資抑何幸哉弟自章門奉餞卽揚柝西回入山以來人事奔忙無復清緒常擬開三徑蒔松菊伴小童文課暇則取所惠鴻章和之未卽能也小姪浪遊餬口過蒙籠接歸捧德音讀之增愧家君性守謙退禱頌常所不居不肖等亦何敢妄有扳引惟是周親碩友亦頗欲借壽以發其潛然而例言之徵於義無取故不敢瀆於左右惟鑒之光宇裝發草草之候安不旣甲申

辱教勤勤兼悉西河之感不勝驚惶且令弟令子才俱不永冥冥者將厚有需而發耶不然生之艱虞之又艱胡以爲足下解也聞諸令孫林林穎出骨重神清旣堅旣實將於是乎在所惠壽言旨

厚齋文集 卷之六 寄郭登南
趣淵博讀之令人嘉與爲善不特發家君之潛而已古氣洋溢胎
息中唐不肖捧此何啻百朋之錫然投我瑣瑣乃不能報以木瓜
荒函具謝歉側無似希君子諒誠而已

致盧聯升先生

長安塵聚倏隔三秋先生玉骨清癯時縈寐今乃聞更加丰腴
不勝欣慰遙想家居多暇昆季以爲師友北鳥以供著作其樂侈
矣不知楊鈍夫近履何如僕索居無聊新功不足道按金來一破
岑寂空谷足音且喜且訝古文於俗不道已久僕雖偶一習之而
才識昧劣何嘗窺作者之門不意乃以虛聲謬傳累令姪勤勤相
訪固可愧也然以其遠來不可遽歸留此數月枵然無所增幾如
荒村坐壞矣然按金姿本秀美謂且充以古人之腴使之成誦於

口取悅於心淳然而有作於文章利害故不難辦但亦傷體弱工
夫不能專壹頗抄目錄以歸雖然拭目十年聞有張吾軍千里嶠
間者必按金也閉門不輟猶勝覓俗師尊意以爲何如南回風便
專此候禧霜寒不成字希宥乙酉

寄郭登南辛聯科鄧浴儒辛融初諸子

場中命牕下文其權相屬而不相待諸生果能因自奮自歎之餘
去其疵養其所不逮是則因病爲藥而收效也遠而目前之利鈍
不足爲吾友惑也日月已逾光陰迅速彼竭我盈之言深宜玩味

致胥明衷

正月二十四日章江奉別自此解維東入鄱陽春水方漲浮天無
所派信河踰玉山沿浙水泛大湖絕江河以入於泗水路二千八
百里積日三十八易小舟七肩輿二牛車一自台庄起絕汝泗濟
路至於直隸又絕虜沱淶易桑乾以至於都陸路一千五百里積
日十四用騾車二路獨行其費自倍然亦喜無俗子牽制隨興登
覽心目曠然覺從前庚癸往還直於舟中夢度耳每當極佳處輒
徬徨思得明衷輩席地微談念今古悠悠共此天壤而人日常與
之相左今無意間頻投美景亦藉以慰窮途寂寞豈非異數也都
門名利所聚會館中友朋甚衆無異眷寓比來氣候雷雨鬱蒸亦
畧如南土而暑熱有加加以市閭廐羶溷厠湫隘飲鹵餐陳殊不

可耐追惟去夏此際相將負糗登末山過鳳儀進造九頂退而洗
足於石門澄影翠壁琉璃之鏡風泉忽來涼沁心骨去此何啻仙
凡耶君子之仕行其義然必有濟物之材乃不守遺世之志弟本
耕鑿之人爾諸子以代耕無術資之假貸以致吾於此吾殊不自
安仕路羸拙誰能預料卽今隨班候選行止難以自謀升斗未沾
而債負轉積亦可歎也古人讀書以治生爲急真踐履之言生事
無累而後可以綽乎進退明衷幸無事姑相爲致力於此他年身
爲黃鵠一舉再舉何難載我以東西南北而閱於天地間耶無力
潤河而轉思濡沫知必爲笑然旅况具於此矣辛卯六月四日

致胥敬衷辛成材郭登南辛聯科

山居多暇而無資京邸多資而少暇應酬之餘思整頓舊作一二

迄未能就諸賢可互爲資又多暇豫新功自多奮勉他時入官無
及也愚性迂疎念當得一簡僻之地以藏拙永與庶幾近之尚有
衝繁二字恐不得如相同大塘南村對筆硯自娛若其俸入居然
館中舊書生耳此一自然之契可發一笑者也仲冬便道當得相
晤不一癸巳

致諸親友

數年來蒙諸公左右驂靳策鄙人於宦途感念何可言今幸得永
興領教甚近將來履任猶煩指揮也永興戶口之籍風俗之書均
未暇考然吾聞南紀之山武功衝疑爲最諸公道萍鄉派湘流咸
在杖履之下是謂富有山水以波及好遊之姻友亦足以豪矣相
晤甚邇不一癸巳

致辛質孚

前在都門已聞外官之難楚地之苦但未悉其難苦如此別紙具
敬哀音內此時尚是初任經久又不知若何念結髮讀書遭際
盛明自應踴躍從事但須得一簡僻地不僕僕迎送官民調適素
業不廢如此乃可以安拙者之宜未知何時斯願可償也此來抗
塵容走俗狀南嶽近在襟帶匿影彌旬山水文篇兩成廢棄沉沉
案牘豈復疇曩之歡生等他日必當自致清華始脫此趣爾差幹
北行佈此惟加意新工爲望不一甲午

與許整亭明府書 甲午

需次正當溽暑酬應紛如祇益睡耳前借讀學政數冊古道落
落異世如親不但備家世之懿先司馬之績而已至如梨洲夏
峯諸老躬行之教播於仕學而化洽方隅者亦班班具見信矣
治道必根儒術吾輩服官應時豈可盡辭迂拙之名不勉存此
心調劑施張取資前賢百一耶所惠陸先生靈壽誌此物此志
也弊在一邑計周天下當時官守乃能用心如此記做縣海豐
吳侯多壘在郊不廢講肄窮憊之黎隨量沾溉未幾亦內擢以
去今其孫曾且聯翩卿貳君子爲政非以覬福也然而生理流
通此往彼來爲善必數世取償於天若吾兄質器旣渾旣堅矣
勤而持之使夫處必希康節出必希安陽如前時席間語者真

西山家法也食先代未副之報將於是乎在承訪醴陵夙蠹復
之敝友云渠離鄉已八年計善惡遷流旦夕靡定兄但開誠延
攬盡聽察之寔冥冥者自難逃於猝照似不必追記陳名或滯
維新之化也行程圖一紙備覽泥雨悒悒把晤末由肅此代面
五月二十二日

致郭開英孝廉

館京數載稔知所學博深不勝欣快奈弟南來滯雨一日差池尊
兄已赴文安之招無由披視矣昨承翰翰殷殷感愧未及覓便奉報
尋辱再使囑致信物等自當熟籌妥寄至貴眷深悉平安小姪孫
亦頻造候不必呈慮弟往來碌碌苦况不須言惟仰企知己奮致
青雲令天涯俗吏一增氣耳來使匆匆不成字已亥

稟翁潭溪座主

敬稟者生自仲春入都門叨承引薦求誨誘頻仍暮春拜別復
寵贈章比生間闌九月抵家承承手教先後勤勤以助刻坡
詩爲囑如師之樂善好賢承承友于數所謂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萬
里之外如承罄欵忻仰曷任尋闈主試江南大邦多材悉歸繩尺

此時新舊依門墻者千計卽所哀道園各集應有起而任梨棗之役者表章名賢衣被後學功詎可一二數幸甚幸甚生羈縻奉委尺寸仰資於人雖不敢以俗務廢書恨此時力不從心將來廉俸稍潤必有以報望高明稍寬之也所詢湖南小門生安仁則陳瑞鰲湘鄉謝振宇醴陵李煊巴陵童大年彭應徵除謝外餘俱未面現奉檄雲州益抵天南遙溯靡已因貴親翁下晉寧回都之便草草繕稟候安伏惟慈鑒已亥冬月

滇省寄明衷

某自前往東北也千里而風土變又千餘里而氣候變今自家而西穿嶺泛舟絕湘水浮洞庭資緣沅江之曲輾轉朔月夾辟擁舟不出故山珠蚌襲鳳凰洲風景惟川原深博耳登陸益西民風益古出入南大幹左右其氣雄宕紆迴比於中北兩條爲同爲異未易品隲果情深山水此路不可不經也滇會形勢小海中淳魁峯四壘頗與浙湖相似亭觀金碧錯綴其間隱約者往往徜徉於此坐挹勝概焉此外皆羈僚委吏蕭條危苦之况不足奉陳愛我者舉前所云遙賀我於西南天末可也已亥孟冬

雲州寄明衷

僕自黔往滇兩跨南龍之脊赴雲州復三引其脰雲南彌渡間其

體由狹而廣正如氣之奮橐網之操網千嶺駢羅重川豁抱觀莫
富焉瀾滄以外別爲洋徼山宗其支南馳萬里抵於暹羅哇瓜各
海嶂勢雄麗無倫而絕少宕逸間其各則蠻獼猛卯可爲水經弄
棟東農作佳對也著若多羅羅黑肌雪盼伏項而行尋丈外與人
殊不肖其花欄女見人輒逸又似綵鳥穿林然入境連日不見材
州卽敝館爲署無城垣水渴氣溫飛蚊噪臘其趣如此生吾地不
自悟風土之美宜乎客此瘴區矣要不可不令嗜奇者快聞之已
亥立春

寄伯兄

初秋申別適際抱恙越日聞已較可知伯兄大人頤養有素來鴻
未接我勞何如九月末弟始屆漢道中所涉川原多博衍雄深故
鄉無有如盤江內外可出之區尚多以險遠發瘴人莫留止滇又
在其外地轉平人四集年來物力亦匱宦遊者攢眉然會城介山
海之間清曠綿邈亭樓相望弟幸未奉委伺隙徧遊如寄叅之犢
跳傘一時爲快固可笑也兄乃天放之民非塵雜可撻且四兄七
弟經務有餘以本無繫之虛舟能又何難之橫逆君子難罔以非
道如鬼如蜮自當消化不足置論此時八弟赴試言旋一堂聚首
弟也獨羈西南惟仰恃慈照或當無虞耳諸雛愚昧婦媳孺甥又
多病知與三兄頻煩東望情懸因便肅此不一已亥孟冬榮某

冬初郵音後已蒙委署雲州小年日到任訖地在迤西黑水外與南內幹山川迥殊綿遠千里枯麗少秀茫然有塞外之况民居隨山高下至底無坪險站百折十緯夫負兜猶不勝用之挽騎相隨幸月內無雨免顛越耳黑水冥冥雖晴明累月猶如揚圍極可畏弟既來此敢以風土改異鄙夷其民仰體憲恩式遵前訓宅心兢兢以清以慎以勤必不致貽同懷萬里憂惟是路遙缺苦凡百挪墊自潤末由恐終無以裨補左右心歎不可言也因便寄聞仰祈保重不盡所懷已亥春始州署左樓蕭此榮某

省宮復諸弟

秋來接七弟八弟書慮過哀且候季來以留任相勸其歸曰不如是無以塞悠悠之口弟之言殆有所激也吾兄弟性多疎簡吾又慙拙與俗益不諧居恒取息取惰致夫人之蓄於心悻于口也則亦久矣一旦聞小利害輒倒屣出之不善固有說善亦有說欲吾留一官以已其抑掄固不能且亦不必夫無媿於已可勉也不拂於人不可邀也昔之人從容去就之間皇皇然如有所契豈無一時之議論哉所操者固不為苟徇也試語弟去職之由呈貢時鄉約羅姓者催糧為欠戶之黨叢毆不得脫轉毆斃一人傷二人愚以謂其人雖悍而所犯起於辦公因據實上詳希萬一寬典嗣奉文鄉約仍予決其約束不嚴之縣降一級調用此例之至公者也

歐公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假令當日芟滅鄉約
爲平民在已固無處分而坐視此因受決負疚於心當何如吾今
乃知免矣雖然吾自三月初離任署員不受交正員履任屆期又
有運銅之委匆匆卸事更推下手接交未知所抵同旅相將泛滇
海岸遙風逆先登者誰里中人從萬里外迴風鼓舌亦何足怪弟
乃欲吾復爲呂梁之遊乎非所勝也衰者固甘引退揆之理勢亦
宜爾弟等詳之歲晚寒增惟合眷保重不一乙巳冬至日五華樓
草達

致檀默齋

未見蒙樂先登哀牢萬里澄明之下一氣青濛不測首尾所極五
岳之外復有五岳信哉此行爲不虛矣入恩樂相逢多鹿豕蟠署
盡古榕鳥韻古衙蜂喧晝寢陶陶遂遂固拙者之適也昔之人以
白雲不堪持贈弟富有此相餉爲難殆欲與之同恨爾尊處銅政
處分如何甚懸念本州自省來寓盛言寺屢滿蓋集西南英才而
教育之與長卿用修落落相望丈夫吐氣不於彼於此亦復何愧
曼衍之言雖華不實未能奉觴聊供噴飯而已孫明府病痊未卜
何時可起程便中煩併示不一

稟糧臺永

敬稟者月內接寧海蕭令遞扎敬悉大人已於初三吉時登任者

恭惟夫人 王國禎祥蒼生霖雨勤施屢聞于邊裔偉畧深契於
上游爰是籌緩急準權衡暫輟糧儲來臨藩服西南半僻屹爾金
湯華袞佇榮於九遷福星延照于一路喁喁土漢孰不歡騰况如
昇職者起自廢人頻蒙拂拭旌麾所指庇蔭不遺承昆海之餘潤
切南衡之末光其爲傾仰實倍恒情自正月末臺府謁辭於二月
中旬抵任恩樂小縣錢糧前任徵收已訖無牲雜各稅暨鹽課之
餘遺春夏二季必湏零星挪給所喜井邑安靜囹圄空虛昇職仰
遵條教約束撫綏民悉趨耕午衙無事惟是交代積欠頗廢爬梳
然案根旣明白當依限稟報昇縣本土司舊地氣候異於省垣三
春溫熱畧同九夏雖連月閔雨而下隰遍蔭殆由山多泉盛而然
其高地雜種土人云須夏時雷鳴雨發歷無爽候現在米價不昂

錢價准平民間買賣百物子母相當諸司無慮慮揭奉文考試
文章尚未發案理合恭繕蕪函專人馳叩臺轅遙伸賀悃 云云

致寧洱縣蕭 戊申三月

啟者前月郵致一札問候起居諒登記室矣頃於遞中接教並惠
大刻二種深慰渴仰乃一巒初嘗遽爲寅好持去所謂明珠美玉
不脛自走自此流布益廣弟何惜不慨然作微生高也然枕中秘
未可久虛煩老哥大人別賜新刷草本一束以便覓善匠裝針爲
幸又此間氣候蒸蒸頗傷煩熱鼠輩白晝馳擾難耐急須好丸茶
數束並雪狸一隻爲此走使煩兄割俸營致此時弟初來頗艱謀
食秋冬間決不負償也端此佈懇 云云

又

雲南風雅吏效用州縣者有之諱必以老長兄爲巨擘昆海集四卷獨造戛然計已流播於好事矣復職後就委四出新編必益多天其以是發詩家之秀使之奔馳流動變化其體不主故常耶寧州姚雲點綴漢唐遺蹟故不易窮荒如普洱而兄益之與涂前政健者想夫絃歌優暇金聲而玉應相與發噲吟之高韻非開闢以來南鄙所初聞者哉如愚輾轉不越尋常所謂三年奔走空皮骨仕學益無可道惟以得近兩兄旬日間可通教益此爲私幸耳

致新平縣龐

戊申四月

名賢爲政風華掩苒過客低徊留之旣擾郇厨復飭緯夫相送情分不淺別後扳歷險阻五日詢皆不出花封計其地約兼數圻蔚然蠻方大諸侯矣花朝前二日弟始抵恩縣山頭一署如懸磬前

任分文不送不得已於市店逐日短借現已盈十數千則合衙枵腹可若何前過新化廢治古廟累累無一碑憶新平志中有藝文十許篇祈概飭貴書騰校一本寄惠荒箐中無可與語聊欲藉此當異聞耳耑此佈懇

云云



稟擬憲譚

戊申四月

敬稟者昇職本一介貧書生竊科名隸仕版向緣奉委滇疆趕辦
運銅犯夏永沂黃流守凍徐丕前後沉船二隻拮據萬狀卒以全
額報銷得補呈貢未及年牛有失察鄉約滋之案自罹降調值憲
駕來滇恩憐出具考語隨蒙大憲咨部引

見仍發雲南補用於去冬遣滇謁見憲已榮進部院謂職係書儒
惟簡僻之缺爲宜于十二月內蒙同部堂大憲委署恩樂三載廢
置之員復得供事昇職誠不勝銜感業將本年二月十二日到任
緣由報明至恩樂地方寧謐固圉空庖亦于三月得兩稟內報明
現在雨暘時若民趨耕耘昇職課士觀風之下頃奉藩憲牌文以
雲南戊申鄉科在邇飭取履歷以憑詳報點取赴省等因業已開

具申報此乃歷來應辦事件且書生得入闈辦考亦屬本地風光何敢別有陳乞惟查昇縣赴省有二道其一由景東定邊東轉路稍大計瘴氣除臘冬外餘月無人行其一由馬脚盤纏兼以省垣應酬爲費程二十一站一往一還四十二站馬脚盤纏兼以省垣應酬爲費頗鉅在稍優缺分固不須計較惟昇縣爲雲南第一苦缺昇職乃窮員以前賠運未了廢擱三載南北奔波隨處開債方調停費力之際若復加以考差必至爲累益甚旣仰恃恩眷不得不冒昧直陳且近省州縣科甲人員甚多卑職前署雲州前監臨大憲亦以近邊站遠免點庚子鄉科辦考舊案可稽茲恩樂站尤多於雲州且昇職僕僕抵任未久合無仰懇憲恩俯念歷來苦况見原格外優免此隄昇職得以稍蘇疲累實爲幘幘無窮之賜至于恩樂地

雖苦而食淡衣粗乃昇職本分享堂樂助多寡銀兩寬容冬月繳呈決不至自外於梓里也爲此肅繕蕪函釘封肅稟

云云

上撫臺譚 戊申十二月

敬稟者昇職幸隸江右毫無知識前呈責任內降調蒙恩出具考語

恩旨不遺本年二月署任恩樂八月報補替我困弊之材起承膏露莫非憲恩之所致感激私衷倍萬恒情竊恩樂地瘠民貧衙門長年閨寂朔望上香以外無職可供授問于此已閱三時本擬臘月底趨轅叩賀新禧別承訓示因頃時安南內訌督憲出巡助討屬員或調或守均須効力昇縣距省雖遙前月疊奉嚴檄調擡運民夫二百餘名當卽傳齊敦諭一一允從於前月十六日押送起

程報明在案計已早達軍臺尚未奉到批廻只得仍此靜候前時
昇職在省仰見憲台措置江西享堂義塚各義舉同里官民莫不
感奮昇職竊祿于此分宜竭力裨補謹措銀四十兩專差賫驗仰
祈擲發首事客民以備湊用罄區區毫末之忱至于職之愚昧惟
望憲恩高厚曲賜指揮始終矜全俾得以少紓竭蹶不勝幸甚爲
此繕函具稟云云

上藩臺李

戊申十二月

敬稟者昇職本江右菲材本年二月委署恩樂到任距省垣三十
一站夏秋間恭聞憲旌自江西移駐滇省昇職誼屬子民未獲先
期迎謁抱歉于心准擬封印後赴省叩轅請訓值安南內訌羽檄
頻仍憲駕又公出開化昇職只得留此靜候前奉派昇職民夫二
百餘名已於十一月十六日催齊起程計已早達軍臺効用矣竊
昇縣之地哀牢萬重魯馬一線憲台前蒞任鎮沅一體兼攝民夷
均叨厚澤草木猶帶春陽嘗以暇日攀登城西安樂山大寺有柑
纍垂狀異於衆老僧云曾蒙恩顧昇職仰止之餘付錢飭僧以時
灌溉屆此冬深來稱蒂熟烟雲旣縹夫青黃霜露宜升於筐筥謬
效野人之採聊充舊物之陳圓果斯搏配后皇之嘉樹清陰弗剪

追南國之芾棠謹封固專差賫馳臺下伏望憲恩俯賜晒存爲化
里之幸爲此繕函具稟 云云

上藩憲王

敬稟者竊昇職本籍江西出入滇疆十載去冬謁見憲臺荷蒙格
外見原調職性雖迂拙而尚知持已可以窮缺相委隨於訓飭政
理之暇發示所訂滇省古刻皆集古諸賢所未著錄者俗吏塵勞
望洋自失暨就職恩樂六月中復奉到南詔德化碑以下全函裝
潢精好畀職循環捧翫墨華爛然陋署生色伏自忖念旣不能如
太和杜令窮蒐博訪發揚舊跡以裨補行厨之闕遺反辱割愛下
逮拜登之餘惶愧無已竊昇縣僻在滇之西南萬山雜襲歸流未
久漢志唐傳雖頗具哀牢銀生之名然蹟無可徵刀氏自元世襲
職蠻荒無文字其塚墓亦無誌別季世刀晟稍漸華習以戰功陞
宣撫司於景來河西水閣立碑自詡文翰俱無足道然在縣爲最

古之刻所記亦比明史土司傳爲詳惜省州諸誌未及採用謹場
取以呈左右界職前奉憲文飭查義館以續全滇彙記稍因勘視
之便徵集里老耕昨詢其四至遠近方隅犬牙出入夷里名號頗
爲詳悉念州縣舊圖乖牾不足用而僻地無工畫者因授意三小
兒光宁爲縣境圖纔脫稿併寫以呈至各鄉之館頽敗久矣或至
寸楮片瓦之不存界職宜諭憲意士民咸知愧奮興修冬間卽可
告竣申覆昨又接到牌文頒發各縣經書在卽仰見懃懃作養之
誠又於邸報中恭讀

諭旨知憲臺已榮晉江西與梓里士民不勝欣幸且偏隅士子已
叨作養况江西稍有文名然邇來士習亦覺遠遜于前何也夫豪
傑之士有幾凡流固不能無待聞康熙雍正年間人材輩出則白

相國爲中丞時有以振厲之也下里生不乏材姿穎秀之輩而卒
少成就者聞見寡而識不精然則廣儲書籍使其多聞多見不陋
不偏固造士之首務我

皇上嘉惠天下士子大江以南頒發四庫全書兩分分貯江南之
金山浙江之西湖固舟車總滙之處然江西士子赴觀爲難界職
前在京邸與膳錄供事物算全書除刻本可購不計外須抄之書
工食約費銀四五萬兩江西省雖多富豪家界職勢處下一齎書
生固不能行今幸憲旌東臨又學憲翁覃溪夫子者界職之座師
博學好古培植心盛士子無不傾悅誠得相與一言爲之俱士大
夫自應響應縱令捐助少欠而合省府廳州縣之學以百數皆有
義產息銀可以分任此一分書成以分貯百花洲豫章書院用資

十四屬學者之觀覽其功比相國尤偉後此亦必有雋異之材肩背相望接武前時卽憲臺衣被江西之德誦言弗諼矣昇縣距省垣頗遠憲旌榮啟不及馳送謹修蕪稟封付來差東向再叩專鳴謝悃順繳憲柬並呈圖函一切恭請福安

云云

與原任祿勸檀明府

春別五華荏苒歲晏遙想老兄大人高情暇豫啟牖多才著述如
山昂勝羨慕弟此來無復宦情兄所前知貧儒困瘁數載又往返
借債都無可打算只得腆顏復來比恩樂委下長隨一一告退惟
王前州及署州言不無少潤旣履任多時覺大有逕庭將今昔時
異耶抑窮者之命固無往得當耶試揚摧言之前任呈貢時攤捐
養廉之外大縣始按缺公捐小縣無有也所以弟在呈貢以養廉
抵捐而僅足今則無論大小先將養廉扣存彌補無着虧空復留
攤捐常欸及一切加欸不下六七百兩責令自行捐出而恩樂地
瘠民貧無雜稅無鹽礦無事例乃雲南不成縣之缺望呈貢小縣
且不及况其他乎此責令自捐之累一也官旣無養廉以自給每

年衙門食用少亦須三四百金恩樂改流未久頭人沿土司舊例食物頗有補貼數年前爲地方好事者告免今則薪米酒肉小大之物一切自備買辦一出一入價昂于民此本衙食用之累二也半歲未後民間一紙公座座積司門無人而書房差役三四十名逐日取給本官工食以備差派不如此則紛然四散上臺文到無人應急此養贍書差之累周年不下二百金三也往來上下酬應舊所應有不可不有舊所本無不能全無在下位固須獲乎上又須信乎朋友順乎親隨信順之道此物此志矣積少成多因微成著少不從心百端交集四也養廉旣已扣除加捐又復紛派因此赴都盤費三百餘兩無從籌辦五也因此中途抱病來滇一切挪項累累亦難籌辦六也總此六累兄以爲易勝否

朝廷設養廉之恩原視官職大小繁簡而多寡其數以授之以爲稍減焉或致傷其廉也年來始于駁減軍項奏銷及一二州縣有欠上台不得已均通省養廉之銀令少捐出以助完之浸假而令多捐且全捐矣以爲州縣或有事例可無須此也浸假而缺好之州縣按日另捐矣以爲吾于小縣固未苛責也浸假而無小無大按日加捐矣白手供役反責役值於工其將何以應之不知後之志吾滇者旣無廉銀將以廉吏屬誰無廉矣而又責捐銀將以免於巧取屬誰意者難行之下自有轉運不然吾恐其操愈盛而力愈疲又將化爲新虧而望彌補於不已也或曰前之令此邑者多矣何未聞若是不然捐養廉費加扣近年始有之且張牧以本州兼攝劉令白鹽井來署俱挪墊有方故不覺劉令又值採買之

際不無少裨繼之者曷能乎夫恩樂何地也無可稅故不立稅無
鹽無礦以召衆是其瘠薄難圖伯夷處之固無術盜跖處之亦無
術也稱此職者不綦難乎十餘年前王牧署此僅兩月固不能深
悉且時異久矣卽如收糧一什尤王牧所艷稱者究之納戶愚黠
各半而司費不可免以相乘除所餘幾何此外則恠恠矣哀牢之
瘴雲不可以衣魯馬之腥鹵不可以飽審矣弟之愚以爲上臺未
悉此地之苦欲於歲底來轅佈愬一切不特以輕已負亦冀爲後
來者同其調劑以免窮邑之偏累屬南鄙有事制憲出巡未便遽
動雖然雨露之爲恩大矣未必爲小草加濃弟在此日累一日計
不如早退而無如前所稱負項累累難爲打算夫進退各以其類
故轉謀於兄幸爲覓四百里相知寅僚有書館豐餼者假薦一席

得以二三年收值填補免爲滇省掛欠之員則受德不輕矣望無
爲迂濶之談而憇置之戊申臘月十二

上護巡憲全 巳酉

敬稟者月內奉到本州轉奉憲牌敬悉大人調繁普洱並護迤南
道憲已經榮任昇職聞之不勝雀躍恭惟大人材優柱石望重鼎
鉉首善雲南徵百僚之是式端風慶甸識夷漢之歸心惟普洱之
名區滇淮揚之卧治霓旌自北正當長養之天繡壤開南連結網
緼之兩官吏士民孰不忻忭昇職性惟愚拙夙荷栽培食舊德於
晟陽恩縈寤寐仰新猷於者甸志切馳驅理合瀝稟端差詣轅叩
賀云云

致辛質孚兄

已酉出闈後接到手札殷殷記注如挹芝顏久擬裁械布覆郵筒
乏便音聞聞如遙惟姻台先生宏材偉抱器重上游早卜喬遷勿
任健羨弟以碌碌回任峩陽雖交代遷延出結而接手年餘虧項
無從彌補兼之地方瘠苦復當衝衢酬應紛繁十分拮據久思歸
耕故園未遂私衷正初晉省面謁各憲瀝情告病回家究竟不如
所請進退掣肘如何如何茲因羽便特此布達云云

昭峨賀辛融初

敬啟者署中得邸報今歲春闈令弟鈞谷先生捷第三旋以二甲
第一名入詞館聞之不勝欣喜吾邑風氣否塞非大有力者孰能
開之榮某自弱歲周旋尊府已閱三世夙驚英雋萃聚而益勵操

修積厚光流甚非偶然昔陸文安公論風俗因言此事亦由天亦
由人夫人倖弋獲則風氣漓矣今以清華上選得自累葉詩書閉
門獨造之賢使疲於奔競者無以炫其能輸有挾持者益思鞭其
後人心風俗將由之是尤出意外矣雖阻天末東望增氣附便修
箋陳賀左右且以爲一邑賀西風迢迢餘不及庚戌九月嶠峩官
署呈

復按金盧明府

辛亥六月

夏五因事赴省晤川中運餉明府集滇詢悉宦况並發讀手教再
三累年渴想如滌豈勝快然足下捧檄內江賢大夫仁友之所萃
而處稔知仕學兼優仍不廢仕學賢者之自課宜爾前闕邸報令
嗣已捷南宮習主政道遠未能馳賀想賢喬梓中外服官蜚英爽

奕鄉邦孰不傾倒况在同志期望苟如耶愚本無用世才天涯寄
跡星周髮素而未遂引退故山之獻笑可虞哉孫明府北轅寄數
行達意秋冬間有便當再通音不一

致質孚辛明府

六月

青城峨眉川中洞天也於貴治丹稜爲近前買得曹熙衡峩眉志
十八卷未極勝槩聞某巡使有新刻甚佳青城或無刻本諒亦可
傳寫僕老矣右軍之願難酬幸爲購致儿上觀也古人相信以素
頃晤峩眉王明府言吾子恬於進而篤於守聽功名之自來此乃
事業張本聞之不勝欣快如僕迂拙且多方覓退不次之擢拭目
吾子矣因風順候合眷清安餘不及

附辛質孚覆書

敬稟者近接家書具悉德旌於客歲六月旋里十年宦轍一旦榮歸眉案矜莊蘭芽競爽天倫樂事望雲額慶某自叩辭入蜀奔馳偃蹇無狀辛亥秋王公解餉赴滇回川得接手示獎勗交至承諭購峩眉山志並無二種已將一集交胥敬兄帶回賚呈旋值同班鍾公人傑係由滇發蜀者有信回里謹附安稟一函轉寄未審得登青電否某性迂拙久在洞鑿歷任清苦俗累頗重本擬謹守三兩年畧爲清理卽行歸休不意客秋上憲扎派巴塘台差計程逾月例限三年誠恐受累日深不知何年可作歸計未免耿耿於懷幸此間氣候物產彷彿內地行商坐販直達西藏兩土司遵循禮法服漢服通漢語紅頂花翎朔望請安居然蠻夷長若無過往差使終朝靜坐展卷怡情覺宦途中另

是一清凉境界足抒離索之感靜候期滿稍得遷轉脫然無累當卽告歸趨侍杖履不爲師門之玷實屬萬千之幸仰祈德蔭無任依馳專肅寸函恭候福安門生辛文彬謹稟

致晉載坤

呈貢人

河陽呈貢之交萬山雜沓獨小村上馬郎稍平曠龍旣變老爲嫩星亦光潤平和水聚砂環遠峯顧揖大幹停驛於此故穴結而體旋平地財秀祿於術有徵雖然德爲福基福因德應桂林相國有法戒錄一書從事公家者誠能以時訓行是謂天理與地理相符而斯壤之迎祥可券矣

丙午閏秋留記

覆魯學師厚翁

夏季於遮中得所賜教言備悉尊况一切不勝感歎復以鄙人汨沒久諷令自拔理故業垂注甚盛執事前發軔沈邛漸顯矣猶知難而勇于退况如某之駑下哉某不幸居貧無以自活濶別以來益多故當歲戊子先庭山君子見背中間奉先慈學仕湖南丁艱淹久獲歸促發滇南連委雲州緬寧邊裔以事分馳南普洱北點蒼噓瘴霧不避踰年冒夏水運銅出蜀轉瞬數百里舟前後壞不相救黃河併注清口僱千夫溯行凍於徐丕風南來絕二湖顛簸連日皆他僚所未經者竣事都門揭費守半歲得南旋辛丑壬寅之交家口罹疫諸兄相繼逝過里哭弔不自聊復迫例西上補任呈貢斗大地號迤南僻站十年省差甫一過月內適得兩過牽率

厚岡文集 卷之六
至於今作媳婦已老大猶東家一處子拙趣如此將毋發長者笑
耶往年曾侍執事西齋馳騁文翰壯歲不自惜今憂苦之餘百念
已弛且著作者精神之餘緒也某病質昏滯今日加矣漁獵百氏
終無統紀時往復得半解就正亦無人每值公私倥傯五官疲劇
省舊業惘然如不出諸已深有老至耄及之虞將遂持此以終耶
抑假年之望雖體不免桑榆殘照尚容自補也耶亦未可必也頃坐
鄉約有犯得停任回首似有機寓寺中時味大刻數種如塵土人
望道山延閣不可到江西文獻流稱歇矣後來者不可知目前留
意尚罕執事探尋林下等身必非偶然他日幸而遂初訂會于江
城發所未見而某亦藉以執業左右豈不快哉絜非吾輩所畏出
處久無耗殊懸念專此奉覆並候台安不旣
丙午六月廿六日 門生李榮隆

復八弟輝映書

接弟書以屢試不售欲棄科舉從事於著作以立名來世志願甚
大非愚所敢決也韓子云吾之退未始不爲進以彼易此孰得孰
失古之大賢皆自審所宜不借贊於他人雖然所謂著作者必有
其本而本果安在卽欲浩乎而沛然出之歟抑猶未免爲如是者
有年又有年以遞驗其所得也則吾之齒固已邁矣其亦有捷獲
之徑乎易之象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物者言之本恒者物之
本能恒矣然後業專專則精精則通通則明於是乎放於言而等
於書心光赫然其高遠如星辰之與天相絡也其細微如燭火之
可引而燭秋毫也宇宙間惟此理不可敝人能明此理宜相附而
存然亦自行之而自明之而自言之本無人之見者存亦奚有覲

於當時與異世之知哉天下後世心光相屬自然知之耳然則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爲悠悠者發爲已之古學不爲是也抑語有戒焉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此立言之律令弟氣方盛宜首謹於此所示月影卽本體此說近世已明弟未嘗考究而能不循習論卽此已見本心之明惟借日影爲助者失之試乙去數行弟以謂何如諸兄事實大率畧宜廣擴以寄此時猶可商酌也愚性本虛怯邇來衰病日深元日暈發至於今骨肉到亦少歡趣頻年萬里外寄書親舊無應者覺此身真落天涯視弟爲空谷足音矣乙巳呈貢署中兄榮陞復

致然齋

癸丑大理桂香書院

虛館寂寥忽辱嘉問欣悉鱣堂宏開戶外屢滿從容講授之餘問餽孔亟自非相信有素何由罄美於東南哉足下篤古而諧今善爲主而無偏係所以致舊雨之依仰非偶然也弟旅食多年拙病相倚亦擬附咕嗶之末而殖落餘三十年胸中楞然無才可盡高明其謂我何月街曾一過覓兔園冊無有况遠問漢唐耶薰風漸至矧候返軒憑毫不盡

申藩憲費

六月

春中啟館附遞稟知三月末得捧前札五月末於默齋音捧讀續扎寒齋噓溫感銘曷旣大理在全滇夙稱多才邇來穎質時聞其勤學好問則遠不逮榮陞忝相策勵而頽然如故自恨作令素餐

厚岡文集 卷之六
掌此席仍不免耶既家自爲師其說多詭於正韓子云識古書之
正僞昭然若分白黑而務去之榮陞不敢自外養病之暇述論數
篇冀少開下士之矇曷味錄呈高明必有以折其衷而切誨之也
遠省賢勞深厯

睿念古愚中丞已內轉大人必非久於此者榮報倘來尚祈飛扎
本府轉飭榮某兼程赴省主從數人得隨旌之後隊東旋竊所願
也近加齒目諸恙治未痊愈茲乘趙州學正劉體良赴驗之便肅
此稟聞並叩鈞安

覆桂香書院同學諸子

薄宦蹉跎來主天末一席教然後知困其何怪耶相依幾一年傾
送陽南贈言盈卷將何酬之噫諸君子頭角嶄然衷蒼洱而出鸞

起不足奇吾所惜者前輩之流風耳爲學爲仕自立毋詭隨居恒
提唱率左揚而右李非不知傳與昧勢異意者將有人焉爲異日
風俗人心道脈躊躇者或不至河漢厚岡氏之卮言哉抵省髮未
櫛差旋卽作數句道意後有便當再寄也癸丑臘初

致寧洱蕭明府

昆海集錄副本已校原本奉還吾兄詩材富有非絕徼海山不足
以發其奇十年著作殆以仕爲奇耳蜜蜂云蜜蜂何其苦銜花日
雲集誰知醞釀成盡供人掇拾若茲集光怪陸離而碧霞翡翠自
腎肝琢出供人把翫無窮亦烏有懷僻其罪之虞然則宦途得失
益無足論弟愧疎庸兼履任闕暇論次之鄙尚容續質前承諭南
詔野史及胡君績史崇尺遺詩藁皆大爲此地開生面統祈覓示

厚庵文集 卷一
以副渴懷弟非攫金者可訂期奉辭也行裝已束揣此代面並候
陞安不一

答太和楊景山
新 孝廉

省寓數接教言並致栗亭各稿雖不多亦足據爲序以復於左右
矣栗亭之作前經面及茲細閱無異大抵詩勝於文其閑居紀行
咏史諸篇風光調度抑揚變化皆學養之所流以此代典鄉之前
輩焉可誣也然其宜薙者似不少非其才之不善而不足於理也
有不當見於序者故復以書詳之唐宋名家非不交僧遊寺借禪
悅以發其清虛而置佛蹟不言者天竺去禹九州萬里非可妄扳
以取彼氏笑侮也且一街之市其翁媪婦孺往往夢神見怪資無
識者之談錄而君子不屑道者不忍自蹈於弗經也夫子繫易曰
君子以言有物會子告孟大夫日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此行文之
律令夫野史瀆記喜亂稱神而屬之蒙段率元明以來疎陋文人

掠取段師夔老夢嚙語爲張本增飾炫耀空虛無實至以櫟榆爲
天竺點蒼爲耆闍畢鉢雖足隨地分配明中葉士大夫創始之証
之史傳百家無一不謬然而生長遊宦於斯者一律昏迷勿悟其
間持論不詭不墜於大愚大惑者宏山給事一人而已予前在書
樓屢從唱先生卓識之文謂後學當冶金爲像專祠享之言動由
之可以少過此邦異學之橫流者此也栗亭清修雅近宏山而不
免上二者之弊則幾於異轍矣夫稂莠不除嘉禾不茂儒門下人
但一語涉怪卽彼衆所謂清淨田中下一穢種也大爲栗亭之累
諸君儻知以憎爲愛卽盡去之何如八卦臺懷古乃此邦大題各
志及滇小記頗言之而詩詞大略且蔓延諸葛公事於題未稱今
擬訂正一稿又武侯祠亦題之大者而集無有今頗掇前詩語補

作一稿雖統括志傳而歸於就地垂訓不可移異時并刻之似可
爲栗亭增色也然愚所爲補述者非僅以就正栗亭於冥漠之中
念諸君子多聰穎秀發異時爲官爲師膺文筆之任宜務明正學
守而傳之毋自溺於狂瀾則區區之厚望也

示晉之補植山蘭

晉之書內夾單言滇蘭萎於冬雪閱之憮然先公晚歲頗愛此花
庭山書屋蓄至二三十盆墨蘭紫蘭爲最皆斲之旁山無購運之
煩親友或致建蘭取備觀而已旣戊子謝世予不忍私蓄之因而
朽壞恨切於心念近山已無佳種且頻年遠適無以復舊觀辛丑
歲羅滇蜀各蘭於銅船而傷鬱浥丙午秋間又躬護各種以歸幸
多所全活雪蘭尤茂去秋予留滯樊城病中尚寄書諸子勤護何
意忽忽忘之使黔人千山萬水一月內赭肩之劬化爲昨夢豈不
犯古人析薪弗荷之戒耶且蘭何足道先公於課書之暇蒔花
常曰遲我數年某某學業成當如此矣繼皆見異而遷歷今二十
載無成就古人以芝蘭喻佳子弟又云人心安樂花有和氣詎不

信哉予此來作邑蠻箐不自聊雇人走蒙化購致數盆適值 禰
祭陳以侑酒彌家祀之闕然欲望如前時無他累將以歸乎未可
必也厭雞重鴨識者所笑家蘭香實勝滇蘭諸子有暇宜訪諸山
氓多取葉健者依法蒔之異種必出他日歸而寓目恍然如見庭
山之遺條焉庶乎能補過矣戊申九月霜降日

示晉之仰之補讀各經

諸孫同

予遊外多年丙午冬過里詢諸兒經學皆茫然殊乖吾望經訓學
子之田業也蕪而弗治則義理不明將無以養心而淑行如惰農
失稼俯仰何資憶 先君子爲愚言弱冠時曾偕辛丈景遠龍丈
宗海襍被會讀於淨土庵以夜繼日自冬初至歲底諸經已遍而
襍被尚未發也歎前輩用工之銳如此愚爲兒時從師口耳剽竊

未能成誦繼而改讀莊騷文選詩律之類自憂淺薄二十歲外乃
閉戶庭山巖立課程積五六年諸經之外若三傳國語國策史記
漢文唐宋名家以意選讀皆可上口夫童年記性頗佳而讀之不
熟者由不識旨趣而有厭煩之意壯年漸知探其理竒其文故勉
卒業焉然則吾之心苟不與經旨相浹固不能資以自潤也善讀
書者一字不肯放過惟識力未到不可以私意穿鑿附會致滋紕
謬故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飶之使自得之居恒服膺元遺
山之言曰工文與工詩大似國手碁國手雖漫應一着存一機不
從着着看何異管中窺名手詩文尚然况古聖賢之作條理始終
豈易測哉人心不能無所用論語曰不有博奕者乎誠知理徹上
下卽讀經一如博奕奕者會有厭煩時耶果能因文以入亦啓牖

之一端今學子無所得於經廢而不務乃曰吾恐其妨學藝文判讀經與業文爲二以希僥倖之獲如農夫不耕獲不倉箱持升斗求糴于市一日販夫不至憂餓斃矣其曷有濟哉吾自三十以往日少暇而記性亦疎忽忽至於今凡把筆酬應惟取給於弱年閉戶時令彼時卽發科名得早快意如終身惘惘何識者固不以此易彼也時者難得而易失二十以前旣不知學三十以後豈值不暇亦不能僅此中間十年尺璧寸陰用功多倍於取名名遲尚可後獲學遲無由再補可不惜哉常憂諸子失學去秋樊城病中會寄書相勉今夏恩樂官署讀新令五經分年校試以誘進里巷之中材令窮經考古與科名出於一途學也祿在其中此其時矣猶恐諸子望洋而退故更寄書敦勸大意以讀經非爲求名而况今之求名亦出於讀經因有求而勉讀賭得淺而名未必應自致其功者所得深而名未必遺併將年來離經次第開示誠循其說逐日鈔誦數年之間當獲精熟而疎蕪之誚免矣惟沈潛攻苦自求心得之爲務此庭山家法也戊申十一月初十廿節齋



